

美蘇戰爭的推測

方遠文譯

名山書局印行

時論叢書之二

美蘇戰爭的推測

Ely Culbertson 著
方達文 譯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譯者 Ely Culbertson

譯者 方 達 文

主編者 錢實甫 繆振鵬

發行者 名山書局

上海露香園路義安里一號

發行人 黃 大 白

印刷者 改造社

總經理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百十號

叢書
時論

美蘇戰爭的推測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 滬一版

定價 國幣 三元

(外埠酌加包裝寄費)

048 1(35,11)

32 平 甲

全 126 甲 5.0

*OC2兌 (15)

編刊時論叢書敘言
中華民國廿六年五月廿三日收到

戰神像永恆無止的大氣一般，自有人類以來便籠罩着我們。遠的不談，一個三十年代以上的人，就會身經兩次慘不忍言的世界大戰。今日全中國全世界的人民在失業、貧困、飢饉、疫病的種種迫害之餘，却担心着比這些更可怕的威脅，雖然和平的聲響微雲霄，翻開報紙，到處都瀰漫着火藥氣味，一個大規模的戰爭才告終止，另一個規模更大，更殘酷的毀滅性戰爭正在加緊準備着。擴充軍備，改良殺人利器，正在以前未有的速度互相競爭；外交人員爲一個集團、一個國家、一個階級的利益，在任何議席上爭得臉紅耳赤，間諜人員却在暗中勾心鬥角，互相窺探對方的祕密，以及從事種種挑撥離間的工作。人類終將要在戰爭中毀滅嗎？還是可以想法逃出這可悲的劫運？如何避免前者，促成後者，其中包括着許多問題：國與國間如何維持平衡，達到和平相處？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否必須以武力來清算？如何調和各種學說和理想？如何適應更新的發明所可能形成的新環境？什麼制度和理想更適應於每一國度和世界全體？這一切都要哲學家、科學家、政治家以及許多關心人類未

來運命的人，絞盡他們的腦汁，在千鈞一髮中拿出更有效的辦法和主張來。

科學技術的進步已經使世界小到像一個複雜的大家庭，每一國中一個小小的內政問題都能牽涉到人類全體，因此除非是一個麻木不仁，醉生夢死，或根本無知的人，才能對於國內及國際間一切發展漠不關心。爲要滿足許多人無窮盡的需要，我們才決定編刊這一套叢書。

時論叢書所收集的著作，自然以討論中國問題爲主，但一切世界性有價值的論著，我們絕不忽視。我們的態度當力求無偏無頗，不存任何成見，凡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態度客觀，動機純潔的一切著作，不管他從什麼角度分析問題，更不問他屬左屬右，都在我們的歡迎之列。

時論叢書所收集的著作，以現實問題爲主，不注重純粹的學理，雖然在許多情形下純學理却是處理現實問題不可缺少的條件；就此點言，我們注重的是深入淺出，我們要使此類書籍，成爲大衆普遍的精神食糧，不希望它僅在圖書館裏佔一個空位。因此時論叢書是現實的，通俗的，客觀的。從空間言，他們所討論的都是和我們有切身關係的實際問題；從時間言，他們可以成爲這一時代的史料，反映這一時代的思想。也許我們的希望過大，但我們熱烈地希望讀者和批評家對於本叢書能够給以善意的批評和指教，使我們於以後選擇時知所借鏡。

譯者序

今日國際間的中心問題，實際上就是美蘇兩國間的問題。遠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美蘇間的猜忌和不信任即日趨明顯，以致今日在歐亞兩洲美蘇勢力的前哨處，不斷演成兩大陣營的衝突和摩擦。由列次和會的成績看來，今後兩大國之間似乎並沒有能够澈底信賴與合作的希望。而且雙方都在暗中擴充軍備，研究科學武器，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創痛未消，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暗影又籠罩到世界各處了。那麼美蘇兩國之間，是不是終於難免一戰？如果戰爭難以避免的話，主要的原因是在那裏？戰爭的爆發大概要在什麼時候？是蘇聯先動手呢？還是美國先動手？戰爭發生後是那一方面有勝利的把握和希望？在戰爭爆發前的今後數年或數十年之內，兩國實力的比較和消長是怎樣情形？兩國國內的人士，對於這次戰爭是懷抱着什麼見解？這次戰爭是不是有方法可以避免？如果是有法避免的話，在事前應當採用什麼方略？像這許許多多的問題，凡是關心時事的人，總都是常常放在心中思量的。

本書的作者 Ely Culbertson，在美國是以善於分析國際問題出名的。提起他的名字來，有許多人會立刻想到撲克牌，因為他曾創出一種撲克牌的體系（Contract Bridge），因之馳名於世界。但是研究撲克不過是他的業餘嗜好，他真正的專長乃是在研究羣衆心理和改進羣衆運動，在這方面他曾下過二十多年的工夫。他是一個求知慾很強的人，對於哲學、歷史、經濟學等，都有很深的造詣。他有渴望了解人類的心，同時並有渴望改善人類行動的熱情。他自己一生的經歷也是很富有曲折和奇趣的。他曾經進過六個著名的大學，但也曾當過貧苦的農民。有一個時期他曾流浪於江湖行乞，並利用科學的賭博方法以維持生活。可是他天生頭腦明晰，思考力過人。他做出的事情，總都是新穎而富創造性的。他曾著「人生奇遇記」一書，敘述他自己一生的經歷，文藝批評家 Burton Rascoe 曾稱讚該書爲古今來最偉大自傳文學之一。一九四五年，他又作了「全體和平」（Total Peace）一書，提出他自己所獨創的和平方案，貢獻於世界，曾在美國讀書界閥動一時。一九四六年，他完成了現在這本著作。本書原名「我們一定要和蘇聯開戰嗎？」（Must We Fight Russia？）譯者爲簡短便利計，譯爲「美蘇戰爭的推測」。著者在這書裏，一方面詳細分析美蘇兩國在國際上不同的立場

，一方面討論美蘇戰爭可否避免之種種問題。美國幾個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像 Elmer Davis、Dorothy Thompson、Max Eastman、Lancelot Hogben，對於他的著作都極爲推崇。

著者認爲現在國際間的政治純粹是強權政治，毫無法律和公理之可言。在這種毫無法律和其他安全保障的狀態之下，美蘇兩大強國間的疑懼是不會消滅的。因疑懼而引起軍備競爭，因軍備競爭而誘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那是必經的過程。著者對於美蘇兩國的科學、工業、政治、輿論等，以及此等情勢於最近將來之可能的發展，作一個客觀的估計和比較，用以測定雙方戰爭的實力。但著者是位痛惡戰爭的人，他總希望這次戰爭能够避免。不過他認爲現在的聯合國機構並無限制軍備和制止戰爭的能力，而安全理事會裏否決權的存在，他尤其認爲滑稽。所以他主張美國應利用其目前在國際上的優勢，挺身而出，爲世界上建立永久和平的基業。他主張改組現在的聯合國機構，修正現在的聯合國憲章。著者在他的書中自己說，他愛蘇聯和愛美國一樣，所以他提出的方案都是站在雙方的立場替兩方面同時打算。可是我們若把他的書從頭細讀一遍，就會覺得他的書仍然是純粹站在美國的立場寫的。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真能

照他所提出的方案做去，國際間的侵略戰爭的確可以完全消滅。不但蘇聯無從施行其擴張領土的野心，就是美國也得放棄其帝國主義的企圖。若站在整個世界和平的立場上看，他的建議也不能算不公平。著者是一位極端愛好和平的人，那是毫無疑義的。

一九四六年九月譯者

著者原序

「我們一定要和蘇聯開戰嗎？」我採用這個標題來做本書的名字，是經過相當考慮的。我的意思是把美國國民們心裏所常思慮而嘴裏從未說出的問題公開地提出來討論。將來的世界和平能否確立，人類福利能否保全，就完全看我們對於這個問題能否有圓滿的答覆。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的時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暗影就已經投射到世界各處了。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國家，彼此之間，衝突日劇。但未來的戰爭却要 and 已往不同，將要是原子戰爭了。假如不把現在的聯合國機構加以澈底的改組，使它成爲一個能制止戰爭的機構，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很難倖免的。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兩個可能的時機：第一，三五年後，美國領導着世界上其餘民主主義的國家，去遏止共產主義國家對於全世界的威脅。第二，假如前述的戰爭不發生，則十年或十五年後，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歐亞兩洲，將聯合起來發動戰爭，以求解脫英美的控制。這兩

種可能的戰爭，無論那一種爆發，都要將人類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其實這兩種戰爭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們在事先加以適當的佈置。避免這次戰爭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修正聯合國憲章，使英美現在無法威脅蘇聯的生存，使蘇聯他日無法威脅英美的安全。空洞地勸告，叫雙方不要發動戰爭，叫雙方互相信賴，那都是無用的。因為現在國際間的強權政治不是用催眠式的勸告所能制止的，國際間的猜忌和疑懼心理，也不是全憑信心所能消滅的。詆毀戰爭，祈求和平，都屬徒託空言，無濟於事。無論是親蘇派或反蘇派那一方面都不能免去美蘇兩國間的猜忌和疑懼。必得像我這種能愛蘇聯和愛美國一樣的人都一齊挺身出來為消滅美蘇間的疑懼而奮鬥，和平的前途才有希望。其實疑懼本身不過是一種徵候。疑懼心理存在的根本原因，和所有侵略戰爭發生的原因是一樣的。那就是因為世界上國家與國家之間並無法律之存在，一切國際政治全憑強權來推動。

在某種意義之下，核心物理學家的工作和社會科學家的工作恰巧是相反的。核心物理學家的工作在分裂原子，社會科學家的工作應當將「社會原子」組合在一塊。原子科學家將古今來原子構造的秘密公佈於世界，現在的社會科學家也應當創造一個新的

社會機構來適應人類的需要。如若不然，原子恐怕就要毀滅人類了。明白言之，我們應當建立一個永久有效的國際機構，使其能根本剷除原子的威脅和其他的軍事侵略。現在我們已經快要失去了原子和平。但是這種和平我們是可能獲得的。獲得這種和平的重大任務，應該落在我們民主主義的美國肩上了。

我是一個研究社會運動和國際問題的人，在這方面曾經費去了半生的心血。我深信拯救世界的偉業並不一定握在斯太林或那位美國大總統的手裏。美國大總統如果沒有一個爲全國各界領袖們所擁護的完善的外交政策，大總統也是無能爲力的。惟有美國的國民才能够拯救美國，也惟有美國才能够拯救世界。

今天這拯救世界的偉業實在是在那許多有思想的美國國民的肩上了。在莫斯科、倫敦、巴黎或華盛頓所發生的事情，並不足以決定世界大勢。世界的興廢實際上完全繫在像韋池塔（Wichita），阿部噶爾克（Albuquerque）這些地方，以及像我國的許多大城市和無數的小城市。幾個少數的蘇聯共產黨領袖，和英法的一羣政客們都沒有左右世界命運的力量。只有那數十萬美國民主主義的各界領袖們，才真能決定世界將來的情狀。

美國的輿論分歧雖是事實，但若有了具體可行的外交政策以後，輿論自會漸趨一致的。許多人一聽了外交政策一個名詞，就會嚇退三舍，認為是一件複雜困難的事。其實外交問題在基本上是很簡單的。假如世界上的問題及其解決的途徑，都能清清楚楚地呈送到具有思想的美國國民面前——當然不是用政治標語或專門術語——我相信國民們都會知道如何處理。國民們所應具的智識是一種對於時局的透視和測量問題的尺碼。在實際上，這些一向對外交問題欠缺興趣的國民們，判斷起事情來，比那些專家們還要合乎情理，因為普通一般國民們是沒有偏見的。他們不像那些所謂專家們者，腦子裏充滿了些骨董智識。那些骨董智識在數十年前也許是有用的，但在目前却是一錢不值了。

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應當是獲得一種測量時局所投暗影的尺碼。尺碼錯了，或量法膚淺，所得的結論也錯鏗和膚淺。只要有了客觀的科學尺碼，任何人都可對時局作正確的判斷和推測。所以普通一般國民，為自身和子孫計，挺身來參加世界和平運動，是理所當然，不足驚奇的。

美蘇戰爭的推測目次

譯者序

一——四

著者原序

五——八

第一章

英失去了和平的時機

一——九

第二章

誰逼我們走上戰爭的道路

一〇——一七

第三章

美國爲何疑懼蘇聯

一八——二四

第四章

蘇聯爲何疑懼美國

二五——三〇

第五章

美國的外交政策往那裏走

三一——四五

第六章

毛病百出的聯合國機構

四六——六一

第七章

戰爭是廢不了了嗎

六二——六八

第八章

怎樣才能避免美蘇戰爭

六九——九五

第九章

未來的前途

九六——一一八

第一章 莫失去了和平的時機

杜魯門：「將原子彈放任在無法律的世界，實在是太危險了！」

時間在一九五〇年：四五個衣裝華麗的旅行家，帶着充裕的旅費和偽造的護照來到紐約。他們的行李由情況不明的船隻祕密地運來。他們到旅館裏開了房間，將箱子打開，拿出兩枚最新設計的原子炸彈。他們將那兩枚定時炸彈藏在適宜的地方，就悄悄地離開了紐約。同時，在費城、波士頓、芝加哥、狄特羅等主要都市也有這同類的旅行家做這同樣的工作。於是在轉瞬之間，美國三十幾個大城一齊炸毀，死傷人民三千萬，但其餘的國民還不知道來攻擊的敵人是誰，接着，噴式的火箭彈就紛紛降落到較小的工業中心地帶，數小時後，空運而來的軍隊紛紛降陸，用以肅清地上的抵抗並佔領全國。

像上述一段事情，並不能完全斥之為幻想，原子彈的威力在科學上已經成為確切無疑的事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要用去六年的光陰，動員一萬萬一千萬兵士，耗去炸藥數百萬噸，才殺得死傷人民三千萬。但今後三千萬人民的生命在一秒鐘之內就可以完全消滅了。美國的任何家庭都不能再替他們的子孫作何等打算。數百萬人民，可以在不知不覺之間，一齊置於死地，使其無所逃避，自有歷史

以來，這總算是第一次。

這些事情因爲好像太離奇了，所以有些國民對之都難以置信。他們都好像還覺得原子彈是件很模糊渺茫的事情。同時還有一件同樣莫明其妙的事情，那就是我國的政客和國務院人士們，都在空費歷史上最寶貴的光陰，對於原子彈的威脅未加以絲毫注意。要知道原子彈的威脅並不是無法免除的事。物理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都認爲原子彈的有效統制並非困難。而且我們在世界上也並非無力去加以統制。今天美國的力量是無限的。我們有龐大的武力，還有無邊的道義力——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人民都擁護我們。像這樣偉大的力量，除了時間以外，是沒有別的東西能加以限制的。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修正聯合國憲章的規式，和推行這個規式的決心。尤其是要在別的國家——特別是蘇聯——沒有製造出原子彈以前，我們而努力貫徹我們的主張。

失去了原子和平

我們國內的政客們糊裏糊塗地混過了一九四五年，並且還要繼續往前瞎混。我們幾百萬美國國民的生命，很可能在數年之後都葬送在自己城市的廢墟裏。這不是美國歷史上可驚可慘的事嗎？假如我們仍然像這樣若無其事地住在「愚人的樂園」裏，那種慘劇一定是會降臨的。假如那種慘劇降臨後，我們回憶起現在所耗去的寶貴的年月，就是再用血淚來懺悔，又有什麼用呢？假如我們在適當的時期

內可以知道我們的敵人是誰，我們的確也還可以拿起我們所餘剩的武器去摧毀敵人的城市，以爲報復，聊以自慰。但是我們對於那些不該死而死了的國民，將怎樣對得住呢？我們並不是沒有制止這種慘惡的力量，只不過時限很短而已。假如我們欠缺貫徹施行這種制止方案的意志力，我們就不能自辭其咎了。

「我們快要失去了原子和平！」我希望把這件驚人的事實，用火樣的文章，刻在每位美國國民的心裏。明顯而難避的危險當前，當政諸公還是漫不經心地浪費時間與力量，像這種國家在歷史上是少有的。要知道歷史真會不客氣地證明這個慘劇給我們看。

我希望每位美國國民都去仔細考察時局，並且暗中自問：自從原子彈在廣島顯了威以後，政府會做過什麼事去免除原子彈的危險？我們的國務院會提出什麼具體有效的方案去修正聯合國憲章？對於滑稽可憎的否決權，會想過什麼處置的辦法？對於原子彈和其餘有破壞性的武器，會有過什麼有效的統制和監督？對於國際間強暴之徒，有過什麼國際法庭和國際警察去加以制止？在過去這些寶貴的年月，我國的衰衰諸公會經做過些什麼事情？在所餘的這點寶貴的年月中，這些衰衰諸公又能做些什麼事？

可痛心的事實是我們沒有前進一步，我們不過在膚淺的言論裏打圈子。我們雖然有莫大的勢力，我國的政客們却將上帝賜給我們的寶貴光陰耗費在細枝末節上。我國的外交家甚至能爲新幾內亞的土